

人物简介

杨小彦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高校摄影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曾担任第一、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策划。著有《摄影—杨小彦艺术评论集》《新中国摄影六十年》《看与被看：摄影中国》等。

2017年完成艺术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新中国摄影发展研究”。长期以来关注视觉传播学、城市学和艺术批评等领域，同时也持续从事艺术实践，举办过若干次个人展览并参加若干综合性的展览。



杨小彦

以脸为书 自揭老底



本雅明



李铁夫



胡塞尔



沈从文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所画非历史

杨小彦说：“所画的不是历史，所写的不是精确的研究，所记的或许还有错误。这里的文字，只是一种个人分析、个人认知，以及一种个人议论。”书中涉及“他们”，有为人熟知的外名家，如雨果、鲁迅、叔本华等，也有历史叙述中的边缘人，如李金发、施蛰存等；“边缘可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眼光离开喧嚣，带来一份冷静。”

展览现场，观众从杨小彦的笔下能读到王国维的悲观、梁漱溟的倔强、鲁迅的“不饶恕”。或许，作品里还能感受到他对文化名人“春秋笔法”的评价。比如

行走文图之间

对于杨小彦来说，文字和绘画是各自独立的。绘画不是文字的插图，文字也不是绘画的说明。杨小彦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在文图之间行走的人，但他首先认为自己主要是个作家；“即写作是我的第一表达方式。”同时，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达到某种经典性，精简而流畅，更不重复流行观点。近年来，他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开辟专栏“横眉热对”，仅此已经发表20

“神经质”的评价多次出现在书中，而杨小彦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神经质”的卡夫卡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才是“神经病”。

虽然是油画科班出身，杨小彦却认为专业训练不足以画出各有性格的群体。为此，他开始一场“以脸为书”的实验：离开了照片式的精确写实，用寥寥数笔画出名人独特、深刻或象征性的一面，甚至还尝试用克利的风格画克利、用盖里的风格画盖里、用康定斯基的风格画康定斯基、用贾科梅蒂的风格画贾科梅蒂……

万字。

在杨小彦看来，对文字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尽量做到言简意赅；“我看很多搞艺术理论的人，文风都贪玩晦涩，玩弄一大堆的理论名词和术语，写得天花乱坠。我的看法很简单，说不清楚就是说不清楚，晦涩就是一种不清楚，不要拿来吓人。如果自己是清楚的，也就一定能够写得清楚。”

访谈 画一点肖像、写一点文字

羊城晚报：进行这一个系列的创作，缘自怎样的契机？

杨小彦：我一直有水墨情结，对肖像这个类型颇有兴趣，一直在水墨画人物肖像。同时，又对人物特写有感觉，当成随笔性质的文字。我早在2000年就已经尝试做这类创作，画一点肖像、写一点文字。后来因为工作忙，这事就放下了。

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滞留在国外，于是就把这个事情“捡”了起来，并作为一个独立创作，重新进行：所有肖像都重画一遍，所有文字都重写一遍。从这个角度来说，居家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自己更有深度地去审视一些事情。

在疫情中，重新审视这些人他们的著作，让我产生了冲动，觉得应该要画点什么、写点什么，要在网上发一发，想到越发越有效果。当时文字没有那么多，我再进行精简创作，重新推敲分类，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画的这些不是历史，也不是精确的研究，它只是一种个人分析、个人认知和个人议论。

之前用水墨画人物肖像，宣纸不是很符合我想要的效果。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用的手工纸，纸面粗糙，画的过程让我觉得很过瘾。从最写实的到最变形的，最后试出一个风格。现在出版的《我读过他们的脸》中所呈现的作品，就是这个过程一路尝试过来的。

不选自己没感觉的人物

羊城晚报：对于人物的选择，您有什么考虑？

杨小彦：选取这些人可能跟我的阅读史有关系。当回顾这些阅读史，我会有所触动，并找到一个节点开展写作和绘画。比如在写卡夫卡的时候，我首先回忆起自己阅读他的年轻时代，当时我在从化下乡，广州就像那座进不去的“城堡”。

严格来讲，这些人来源于我的阅读积累。我在中大教授多年的视觉传播学课程，需要接触、阅读和讲授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人物。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有时候是凭感觉的（笑）。有一些名家我并没有选取，就是因为没感觉。比如卢梭，我对他的《社会契约论》没感觉；又如阿多诺，我对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很具体的观点，所以不宜轻易动笔。

我写音乐写得很小心，选择这几个音乐家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拉赫玛尼诺夫，虽然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善意批评，但我还是借音乐来生活，拉赫玛尼诺夫和我在温哥华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又比如我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可怜的认知，其实已经超出了音乐本身。总的来说，我写不了自己没感觉的人物。

羊城晚报：为什么没有选取古代人物作为对象，而集中在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杨小彦：没有选取古代人物，是因为没有照片。没有照片，就不

能看出人物真实的一面。我是做艺术史的，很清楚画像如何形成，在摄影技术还没出现之前，所有的人物肖像都被处理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画的人物一定要有照片，而且照片数量最好足够多。

为什么不写当代的人物？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必须提炼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在目前我所画过的人物里，离当下最近的，是许倬云先生，因为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许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西周史，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写相关领域，他的研究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来源。

造型的诞生 需要摸索和重新审视

羊城晚报：您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觉得这些人肖像到底像还是不像？

杨小彦：我不认为这些画是文字的插图，也不认为这些文字是画的解释。我只是觉得这文字和绘画之间有某种关系。我是画画，和古人的“写”不是一个概念，这里面会有一些肖像的基本造型原理。但我更希望寻求一个人的特征和他的亲密关系，比如我就把本雅明画得很紧张，比如萨特是老“左派”，我就用眼珠的造型来突出他的这个特点。

造型的诞生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比如著名画家李铁夫，我一直对他留下的少数照片很好奇。李铁夫一生贫穷落魄，但其他他很注意形象，穿着很好的西装，专门在照相馆拍的标准

肖像，为后人留下了现在的形象。这个特点很能反映他的某种性格，我也侧重表现了这方面。

羊城晚报：您在写作和画画的过程中，对有感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审视吗？

杨小彦：因为创作于疫情爆发期间，更能体验到可能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孤独、苦难和思绪。近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比以前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当中很多人活得很不容易。例如本雅明当时被德国人一路追杀，在法国西班牙边境三次过不了境，自杀了。然而，和本雅明一起逃难的阿伦特就过去了。战后，阿伦特向公众推介了本雅明，没有阿伦特，本雅明就不会被人所了解。所以我又写了阿伦特，从阿伦特走向真理的三个机遇入手，最后她目睹了纳粹杀人凶手艾希曼的审判，由此阐释出著名的“平庸的恶”。在写作和画画的过程中，我会有所感慨，如果没有这些契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杨小彦新作《我读过他们的脸》



个人简介 卢雪华

现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时政读物出版中心主任，带领编辑团队专注于主题类图书的出版工作，近五年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选题5种、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图书4种、入选国家级“走出去”项目8种，取得了很好的双效俱佳。

卢雪华：“做好每一本书”是我当编辑的初心

文/孙磊 实习生/刘琪

立足本地不断“走出去”

忙碌，是卢雪华工作的常态。在接受采访中途，她还签了几份办公文件。谨慎，是卢雪华编辑的心态，做主题出版，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是首要素养。

她的工作室就是办公室，宽敞明亮，四下望去，除了书还是书。办公区分细致，文件、稿件、书籍、日用品摆放有序，重要文件分门别类贴上了标签。这种细致严谨与主题出版编辑素质息息相关。

“20多年来出版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一位编辑一年出书五六个品种，现在可能多达二三十种，读者市场和媒介传播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卢雪华表示，编辑需要在选题调研策划、稿件校阅、跟进营销推广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是对当下图书编辑的重要考验。

“选题策划并非闭门造车。”卢雪华常通过新闻、了解重要会议相关信息及最新信息，在大数据时代还通过数据分析判断选题的可操作性。

作为地方出版社，卢雪华团队在立足于广东本地的同时不断尝试扩大选题范

围，迈向全国。在《大党治贫——脱贫攻坚中的党建力量》编辑过程中，卢雪华团队几经周折邀请到国家乡村振兴局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组建编撰班子。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入选了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纪录小康工程专项。

谈及日常工作，“痛并快乐着。”卢雪华爽朗地笑着。做时政出版需要契合时代主题，时效性非常强，在紧急任务下团队成员都是连轴转不休息。在最忙的时候，卢雪华早出晚归，甚至没时间顾及刚满两岁的女儿。

辛苦虽然是常态，但是取得的成绩让卢雪华十分自豪。近年来，她带领团队探索主题出版的道路，意在做出更有活力、有特色的主题图书，2017年到2021年，在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评选活动中，广东人民出版社名列全国第六，在地方出版社中名列第一。



联合权威学者策划推出高端权威的“理论类”主题图书

“双循环论纲”

把主题出版这道“硬菜”做得易吸收好消化

另一方面自主策划市场化的系列图书，做接地气的时政通俗理论读物。

去年五四青年节，广东人民出版社社时政读物出版中心联合社科联策划“百年党史·青年说”活动，利用《红色广东丛书》中的素材制作成播客形式，最终获得百万播放量，入选全国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在融媒体时代探索主题出版大众化、年轻化、数字化道路。

卢雪华强调：“做主题图书要贴合时代脉搏，同时下沉到老百姓，讲好中国故事要让人听得懂、听得进。”以《账本里的中国》为代表，它通过一个个真实的账本故事串联成书，以“小小”账

本记录“大大”中国，以微观视角进行宏大叙事，记录新中国70年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历史轨迹，目前已输出繁体中文、韩语、阿拉伯语等版权。

近年来，卢雪华以传承弘扬岭南文化、讲好湾区故事和广东改革开放故事为己任，致力于把主题出版这道“硬菜”做得易吸收、好消化，并运用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图书的融合出版。

“我们团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齐心协力，让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时政类读物在全国时政图书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卢雪华眼中满是期望地说。

访谈

打造既叫好又叫座的双效俱佳图书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一个优秀的图书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卢雪华：“责任编辑”四个字，“责任”为先，我认为作为图书编辑最重要是要有责任心，自觉承担起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担当，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我出版时时刻秉持的理念是“做好每一本书”，这也是我最初选择成为一名编辑的初衷，让工匠精神成为一如既往的精神追求。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应该如何打造市场化的主题出版图书，做到“叫好又叫座”？

卢雪华：主题出版是我们的生命线。近年来，广东人民出版社积极转换思路，努力尝试打造融政治性、权威性、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精品读物，探寻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让主题出版“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图书。《经典悦读系列丛书》自2014年出版第一辑以来，受到市场大众的广泛好评，2022年计划推出第三辑。《新时代基层党建丛书》系统梳理从党员、党支部到党委的所有党建实务工作，辅创新案例、原

“大家写小书”才能让主题出版深入人心

羊城晚报：可否结合《双循环论纲》谈谈您对于主题出版中差异化竞争的看法？

卢雪华：随着主题出版内容定位日趋明显，在重大时间节点上往往会涌现一大批相似的选题，或题材内容相似，或包装形式相仿，或出自同一作者，“大而不强”“多而不精”。过去“书荒”的年代，图书出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现在图书种类多、数量多、精品少，我们要解决的是图书“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

相比其他双循环主题图书，这部《双循环论纲》无疑是慢了几天。但是慢工出细活，这也让作者、编辑有了更多沉淀和思考。比较而言，这部著作在内容架构上更为完整，既有宏观的产业链重塑、金融改革、老龄化等重大议题，又有养老、共同富裕、收入分配这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方面。我们从总结这十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得出了本书的定位：“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的十个关键问题”，不仅局限于“双循环”这个框架，更着重回应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作为深度前瞻中国经济前景的权威理论著作，《双循环论纲》最大的特色，是针对不同产业现状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双循环模式，这也是以往同类

创漫画、图解、独家微课、PPT等多样资源，锻造“专业过硬”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市场反响热烈，2022年计划出版第二辑。

同时，尝试将新闻思维新理念运用于图书出版的具体实践中，融入融媒出版的新理念，借助微信读书会、微博话题、在线直播等打造“作者—编辑—读者”一体化沟通平台，如《新时代基层党建丛书》扫码看微课、《党员的样子》独家音视频资源、《账本里的中国》在线直播分享会等。



把主题出版做出细节和生活

主题图书鲜有涉及的。

羊城晚报：如何把艰深的主题进行通俗性转化，让一般的读者也能读得懂、喜欢看？

卢雪华：主题出版是围绕重大主题展开的出版活动，承担着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担当职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此，晦涩难懂的语言、高深莫测的理论并不是主题精品应有之义，恰恰相反的是，“大家写小书”，将深奥专业的理论用平实朴实的语言表达，能选取较小的切口题材关照现实，才能更好实现主题出版深入人心。

要把主题出版做出细节和生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民国社会生活史》，这本书从确定选题到出版历时8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年度重大成果”。书里的内容非常有趣，介绍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等，以历史透视的“多棱镜”展现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系统展示民国时期民众的生存理念、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习的嬗变过程。前两年度全国的《觉醒年代》，还邀请该书作者去剧组上课，把好历史关和细节关。